

朱可夫

〔美〕奥·普·钱尼著

供内部参考

朱 可 夫

〔美〕奥·普·钱尼著

洪 宇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1. 9/20
106

Otto Preston Chaney, Jr.

ZHUKOV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71.

根据俄克拉何马大学出版社 1971 年版译出

朱 可 夫

〔美〕奥·普·钱尼著

洪 宇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粤中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7.75 印张 338,000 字
1976 年 5 月第 1 版 1976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号 3002·177 定价 1.80 元

（内部发行）

出版说明

本书是格·康·朱可夫的传记。

朱可夫在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曾任苏军总参谋长；国防委员会副人民委员，为斯大林的第一副手，参与最高统帅部的工作；担任过列宁格勒方面军、西方方面军、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的司令员；指挥过列宁格勒会战、莫斯科会战、库尔斯克会战和攻克柏林等战役。战胜法西斯德国以后，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曾代表最高统帅部接受德国投降，并任驻德苏军总司令及苏占区最高行政长官。战后，担任过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拉拢和利用朱可夫来支持他们的反革命阴谋活动，予以升官晋爵，由国防部长到苏修中央主席团委员；后来在互相争夺权力时，又把他打下台。勃列日涅夫修正主义集团上台后，对他重新利用，恢复他的名誉，授予列宁勋章等。

本书叙述了朱可夫在童年时代、十月革命前、国内战争期间和战后以及伟大卫国战争期间直到一九七〇年的经历。书中还叙述了列宁格勒会战、莫斯科会战、斯大林格勒会战、柏林战役等重要战役的组织 and 准备情况。本

书写作时除了参考朱可夫的《回忆与思考》一书，还引用了不少西方和苏方的材料，对于了解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时期苏联最高统帅部的一些战略决策，苏军的军事活动以及苏修叛徒集团上台以后内部的斗争，军事思想的变化等等，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作者是一个美国军人，曾任美军派驻东德的苏军部队联络官，参与过美帝侵越的军援司令部工作。

由于作者的资产阶级立场，书中极力美化朱可夫，夸大他的个人作用，贬低甚至攻击斯大林。此外，作者还企图利用朱可夫和艾森豪威尔的私人关系，来鼓吹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反动论调。这些请在阅读时注意分析、批判。

“统率的权利，不再是一种象天赋
那样为天然遗传下来的特权；这是
劳动的果实，是用勇敢换来的”。

——伏尔泰

目 录

一、早年.....	1
二、“坦克部队倡导人”.....	20
三、斯大林对红军的清洗.....	41
四、哈散湖和哈勒欣河.....	53
五、暴风雨来临之前.....	73
六、巴巴罗萨!.....	109
七、1941 年的列宁格勒.....	134
八、莫斯科战役.....	166
九、斯大林格勒的诱惑.....	236
十、向东方推进的终结.....	297
十一、第三帝国的灭亡.....	336
十二、短暂的蜜月.....	383
十三、隐退……和再度出现.....	424
十四、军人政治家.....	452
十五、“害群之马”：反党集团.....	494
十六、一长制和波拿巴主义：朱可夫的下台.....	508
十七、一个被贬黜的人重新抬头.....	537

附 录

- 一、朱可夫生平大事记 550
- 二、1939 年苏联武装部队指挥组织 555
- 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实际指挥系统..... 557

一、早 年

我入伍当兵，逐渐成名，
却成了廉价的活靶子。

——查尔斯·迪布丁①

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在1896年12月2日出生于卡卢加省斯特烈耳科夫卡村，这地方在莫斯科西南。他父亲康斯坦京·安德烈维奇·朱可夫是个穷鞋匠，他母亲乌斯金妮亚·阿尔捷米耶芙娜在一家农场干活。

朱可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我出生的房子座落在村子中心，房屋破旧，一角已深深陷进地里，墙壁长满青苔，房顶长着野草。全家就一间房，有两扇窗子。这房子是谁在什么时候盖的我父母都不知道。听老人说，这儿住过一个无儿无女的寡妇安努什卡·朱可娃。为了减少寂寞她从孤儿院领回一个两岁的男孩，这就是我的父亲。谁也不知道他的生身父母是谁，我父亲

① 查尔斯·迪布丁(Charles Dibdin, 1745—1814)，英国剧作家。——译者

后来也没有去打听。人们只知道有个年轻女人把这个刚满三月的婴儿放在孤儿院门前的台阶上，留下一个条子说：“给我儿子取名康斯坦京。”没人知道是什么迫使这可怜女人把自己的孩子遗弃在孤儿院门前，大概不是由于缺乏母爱，而很可能是为环境所迫。

父亲刚满八岁的时候，他的养母就去世了。在这之后，我父亲到乌戈德厂一个鞋匠那里当学徒。据他说这段时期他主要是给师傅干家务活、看孩子和管牲口。在这样“学”了三年之后，我父亲就离开这儿另找活做了。他步行到莫斯科，最后在一个制鞋商维义斯那里找到工作。维义斯自己开了一家时髦的鞋店。

详细情况我不清楚，据我父亲说，在1905年事变后，他和好些其他工人因参加游行被解雇，并赶出了莫斯科。在那以后一直到1921年去世，他都待在村子里，干鞋匠活和农活。

我母亲是在邻近的黑泥村一个非常穷的家庭里出生和长大的。我父母结婚时，母亲是三十五岁，父亲是五十岁。他们两人都是第二次结婚，都是第一次结婚后不久就丧偶的。我母亲身体很壮健，可以不费气力扛起一袋五普特^①的粮食走相当远的路程。据说她气力大是受父亲遗传，我外祖父阿尔捷姆能爬到马肚子下把马顶起来，或是抓住马尾巴一把拉得它蹲坐下来。^②

① 一普特相当于三十六磅稍多一点。

② 参见格·康·朱可夫：《回忆与思考》三联书店版第1—3页。

由于家境穷困，朱可夫的母亲不得不额外找活干。在冬夏或早秋季节，她拚死拚活在地里干，到晚秋时候她就到县城马洛亚罗斯拉韦次，帮人把食品杂货发送给乌戈德厂的商人。运送一趟她只能挣一个卢布到一卢布二十戈比^①。朱可夫在回忆录中愤懑地写道：

这是多么微薄的工资啊！如果扣掉马料钱、住店钱、饭钱和补鞋钱等，剩下的就很少了。我看当时要饭的讨到的钱还比这多些。但有什么办法呢？那时候的贫苦农民都是这样的命运。我母亲毫无怨言地干着。为了不饿死，村里很多妇女都是这样干的。她们把幼小的孩子扔给年老体弱的爷爷奶奶照管，不顾天寒地冻道路泥泞，到马洛亚罗斯拉韦次、谢尔普霍夫等地去帮人运货。

我们村大多数农民生活都很穷困。我们地少，收成也差。地里的活主要靠妇女老人和小孩干。男人们则到莫斯科、彼得堡等大城市去干零活。他们的收入也很少，口袋里装一大笔钱回村的人是难以找到的。

当然农村也有有钱的农民，这就是那些富农。他们生活得不坏：房子宽敞亮堂，陈设舒适，外面牲畜家禽成群，仓屋存有大量米面。他们的孩子穿得好吃得饱，在最好的学校上学。我们村的穷人大多为这类人干活，工资经常少得可怜，有的挣点面包，有的挣点饲料，有的只挣得一点籽种。

^① 约合两角五至三角美金。

我们穷人家的孩子，眼看着母亲日子过得那么困难，她们流泪时我们也难过。可是当她们从马洛亚罗斯拉韦次给我们带回一个小圆面包或是一块蛋糕时我们是多么高兴！要是在圣诞节或复活节前我们能积点钱买几个猪肉馅饼，我们就更高兴得没法说了。

在我五岁我姐姐七岁时，我妈又生了一个男孩，他们给他取名叫阿列克塞。他很瘦弱，谁都担心他活不长。妈哭泣着说：“这孩子怎么能长好呢？难道光靠白水和面包吗？”就在生下他几个月之后，她又决定进城去谋生。街坊们都劝她在家照顾孩子，孩子身体弱，又需要吃奶。但饥饿威胁着全家，妈不能不去。阿留夏^①只好留给我们照看。他没活多久，还不到一岁，秋天他就死了。我们把他埋在乌戈德厂的公墓里，姐姐和我，更不用说爸爸和妈妈了，都非常悲痛，我们常去看望他那座小小的坟堆^②。

就在同一年朱可夫一家又遭到一件不幸。他们家的房顶因年久失修陷塌下来，全家不得不迁移。朱可夫的父亲说：“我们得离开这里，但我们大家都要待在一块儿。在天还暖和的时候我们可以住在草棚里，以后看情况再说。说不定会有人租给我们一间暖房或是谷仓。”

朱可夫的父亲垒起一口小灶，一家人就在草棚里住

① 是阿列克塞的爱称。

② 参见朱可夫：《回忆与思考》三联书店版第3—5页。

下来。朱可夫的母亲主张把母牛卖了买点木料把房子修修，但她丈夫不赞成，说这样一来他们就只剩一匹老马了。不久朱可夫的父亲用分期付款的办法买到少量木料，他的邻居帮忙运了回来。到11月房子重新盖好，顶上铺了新草。朱可夫在回忆录中写道：

这房子看起来比别家的都糟；门是用旧板子拼凑起来的，窗户上的玻璃都是破裂的。但我们却很高兴，在冬天来临时我们有暖和地方住了，至于挤么，那就象人们说的，越挤越欢。

到1902年冬我已经七岁。这是我家非常困难的一年。收成不好，粮食只能吃到12月中。父母挣的一点钱，买点盐和面包还还债也就光了。亏得邻居帮忙，我们有时才有点稀粥或是白菜汤喝。这样的互相帮助在农村是常有的，这是生活在困苦中的俄罗斯人友爱团结的传统。①

童年时代的朱可夫在附近维利奇科沃村的教区小学念了七年书，成绩很好，还获得了奖状。但家庭环境不允许他升学，在十一岁那年他到莫斯科跟他一个毛皮匠舅舅皮利欣当学徒。到十六岁时他已学好这门手艺。在这些年里，由于他经常往返于莫斯科和他家所在的斯特烈耳科夫卡之间，对这地区平坦而树木丛生的地形非常熟悉，这在他1941年秋那些紧张的日子里是很有用处的。

① 参见朱可夫：《回忆与思考》三联书店版第6—7页。

尽管在皮利欣的作坊里生活条件极为艰苦，学艺又非常劳累，朱可夫仍然继续学习，主要是在晚上，或是星期天。在1913年他参加市立中学全部课程的考试，成绩合格。

在莫斯科他认识了一位年轻姑娘，名叫玛利亚，爱情第一次进入他的生活。他们两人本来打算要结婚的，但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他们的希望破灭了。在1915年7月，所有1896年出生的男子都要征召入伍。朱可夫告别了玛利亚，回到村子里帮助收麦子，并和父母道别。

十九岁的朱可夫是在1915年8月7日在马洛亚罗斯拉韦次应征入伍的。他被挑选为骑兵，这使他很高兴，因为他一向都很羡慕这个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兵种。到了卡卢加之后，朱可夫被分配到预备骑兵第5团的预备步兵第189营。在1915年9月他随同这个团来到乌克兰，这个团以后成为著名的骑兵第10师的一部分。到了1916年春天，他所在部队已经受了很好的训练。就在这时有三十名士兵被挑选出，准备培养当军士，朱可夫是其中的一个。在1916年8月初，他回到骑兵第10师，这个师这时驻扎在哈尔科夫附近。

在开往前线的路上，朱可夫乘坐的火车开到一个岔道上，让另一列装载步兵师的火车先走。这时也有从前线开回的医护列车。从伤员那里朱可夫了解到俄国士兵

的武器和装备都很差。

朱可夫所在部队，番号是诺夫哥罗德骑兵第10团，被派到文尼察西南的卡美涅茨一波多耳斯克，在那里开始接受马匹。突然，一架敌机袭击了这些俄国人，扔了几颗小炸弹，炸死一个士兵和五匹马。朱可夫回忆说，这是他第一次的战斗洗礼。^①

第10师开到德涅斯特河岸，在这里成为西南战线预备队的一部分。在9月初这个师集中到贝斯特里次山林地区，主要作为步兵进行战斗，因为地形不允许骑兵冲击。部队受到很大损失，攻势也就草草结束。罗马尼亚盟军业已对德国人宣战，但他们准备很差，也遭受沉重损失。

1916年10月，由于一颗地雷爆炸，朱可夫从马上摔下来，脑子受到震伤。他被送到哈尔科夫疗养。出院时他仍然感到不舒服，听觉不好。医务委员会没有让他返回前线，而把他调到一个教导队。这时他已经两次获得圣乔治十字勋章，一次由于负伤，一次由于俘虏了一个德国军官。

1917年2月27日清晨，朱可夫所在骑兵连紧急集合，出发往巴拉克列亚开去。士兵们都莫名其妙，不知去执行什么任务，但很快就明白了。在路上他们碰到一

① 参见朱可夫：《回忆与思考》三联书店版第60页。

些手执红旗的示威群众。连里的军官们纵马飞速向团部驰去。一个高个子士兵转身向士兵们高声宣布，俄国的工人阶级、士兵和农民不再承认沙皇尼古拉二世，也不愿再为资本家和地主卖命。俄国人民不愿再继续这个血腥的帝国主义战争；他们要和平、土地和自由。这个士兵在结束他的讲话时高呼：“打倒沙皇制度！打倒战争！各国人民间的和平万岁！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万岁！乌拉！”

士兵们也跟着叫“乌拉”，开始和游行的人混在一起。不久朱可夫就明白他们的指挥官和其他军官已被布尔什维克士兵委员会逮捕。部队奉命返回驻地，等候委员会的指示。第二天来了一位军官，命令连队选举参加团苏维埃的代表，同时选出连的士兵委员会。全连一致推选朱可夫当连士兵委员会主席。

3月初，一个准尉来给士兵们讲话，最后他要求支持临时政府，并继续战争。愤怒的士兵进行表决，支持布尔什维克的纲领。“这样，”朱可夫写道，“我们的团苏维埃就成为布尔什维克的了。”^①

5月里，连士兵委员会决定遣散士兵回家，并发给退伍证，但鼓励他们把武器和弹药藏起来。朱可夫在遣散以后却被迫在巴拉克列亚城和拉格尔村躲了几个星

① 参见朱可夫：《回忆与思考》三联书店版第65页。

期，因为他发现一些投到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方面去的军官正在搜寻他。

最后，在1917年11月30日，也就是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几星期之后，他回到莫斯科。12月份和1月份，他都在村子里和父母待在一起。2月初，在他决定参加赤卫队时，得了严重的斑疹伤寒，4月他又患上了回归热。直到六个月之后，在1918年8月，他身体才恢复到能参加红军。他志愿参加了莫斯科骑兵第1师的骑兵第4团。

1918年秋朱可夫参加了前军士塞米扬·康斯坦丁诺维奇·铁木辛哥指挥的骑兵旅，这是由塞米扬·米海罗维奇·布琼尼领导的那个师所属的两个旅之一。在内战期间，朱可夫大部分时间都在布琼尼的骑兵部队里，分享它的荣誉，也跟着经历许多曲折。这是一支杰出的部队，深受约瑟夫·斯大林的赞赏，作为它的一员，朱可夫在战时和战后的活动中都不可分地和它连在一起。

布琼尼是一个职业骑兵，在沙皇军队里服役时就很出色，在内战期间他成了最出名的英雄之一。1918年7月，因为回答斯涅萨列夫将军提出的有关战术问题时处理得很好，他第一次和斯大林见了面。就在同一个月里，布琼尼和克·叶·伏罗希洛夫见面了，他们一道制订骑兵袭击的计划，结果很成功。^①尽管布琼尼后来干得不

^① 约翰·埃里克森：《苏联最高统帅部——1918至1941年政治军事史》第70页。